孫宗瀚

電影發行人的形成與好威映象的實踐

資料更新至 2026 年 10 月

孫宗瀚是臺灣電影發行人、電影寫作者，也是好威映象 Hooray Films 的創辦人。他曾在前景娛樂、美昇國際影業與瀚宇國際媒體工作，後來透過好威發行《世界上最爛的人》、《墜惡真相》、《一部未完成的電影》等作品。這條職涯橫跨國際影展、臺灣院線與華語獨立電影，也包括一段持續書寫電影的生活。[1, 2]

一般觀眾先認識導演、演員與片名，很少需要知道是誰談下版權、向戲院爭取場次，又決定電影該在什麼時候、以什麼說法出現在眼前。孫宗瀚的工作正在這些環節裡。他的判斷有時表現在買進一部電影，有時表現在願意等候，也可能只是注意到一群想看電影的人，替他們找到一間願意放映的戲院。

片單之外，孫宗瀚在 POLYSH 留下的影評，也讓人看見他把什麼帶進發行工作：熟悉影像語言的能力，以及願意讓觀眾重新接近一部電影的熱情。[3, 4]

[External image / 外部圖片] 孫宗瀚的肖像。
好威映象負責人孫宗瀚；照片刊於《500輯》2025 年回訪。 圖片：《500輯》／聯合報系；原頁未列個別攝影者 · 著作權由原來源及權利人保留；未標示開放授權。 · 圖片來源

從花蓮到加州的電影教育

孫宗瀚於 1980 年生於花蓮，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電影研究學士、加州藝術學院媒體藝術創作碩士。這些教育與職業訓練，早於好威這個品牌。[5]

這段美國教育有一條比學位更具體的線索。2017 年，他寫柏林影展的酷兒電影時，提到電影學者 B. Ruby Rich 是自己大學時期的老師。他關心作品怎麼使被簡化的人重新取得詮釋自己的空間，也把國籍與階級放進觀看裡。[6]

他在 2020 年回憶，哥哥帶他看的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啟發了影像志向。赴美原想當導演，後來偏愛氛圍而轉向錄像與裝置，也逐漸對持續批判的觀看方式感到倦怠，並不滿藝術圈的資源結構。留美十年後，他為多陪父母而返臺。[7] 放下自己當藝術家的念頭之後，判斷與推廣別人的作品，逐漸成為他的專業。

在公司裡學電影的另一面

回臺後，孫宗瀚先在前景娛樂擔任黃茂昌的助理。[8] 他在 2020 年訪談中，將自己創辦瀚宇、代理外國藝術片的起點放在 2010 年，之後轉到有較多資金支持的美昇。[9] 電影知識在這裡遇到另一種教育：必須為一部作品找到上映的方法，也要承擔選擇之後的結果。

2015 年談丹尼維勒納夫的《怒火邊界》時，他回憶自己在美昇與瀚宇發行過《烈火焚身》、《雙面危

敵》，又在釜山與導演喝咖啡，促成對方造訪金馬影展。從買片到邀請導演，國際接觸有了臺灣的後續。[10]

好威出現以前，他已經在業內累積作品記憶與工作接觸。這些經驗使後來的創業有了起點：除了懂電影，還要知道怎樣與拍片、賣片和放片的人交談。

寫作留下的品味

孫宗瀚在 POLYSH 的文章，讓這段職業經歷有了可以細讀的內容。它們不像事後替品牌整理的宣言，而是他在一部部電影上映、影展發生的時候留下的判斷。

類型片裡的難題

他喜歡《怒火邊界》，既因為它有力量，也因為女主角原先相信的正邪秩序逐漸失效。文章把攝影、節奏與政治妥協連在一起：類型片帶來的快感，並不妨礙它逼人面對難以回答的問題。[11]

電影史可以成為觀看的樂趣

2017 年寫《樂來越愛你》，他從法國新浪潮、古典歌舞片、大衛林區與阿莫多瓦之間尋找影像呼應，並把重看的樂趣交給讀者。對他來說，片中的夢想與華麗，也包含對人生際遇的殘酷理解。[12]

這類寫法需要大量觀看留下的記憶，但其目的不只是展示記得多少片名。當他把一個顏色、一段試鏡、一處場景放回別的電影，讀者會得到再次進戲院的理由。批評與發行在此相鄰：前者增加一部電影值得停留的層次，後者替這種停留安排入口。

緩慢與陌生也有位置

他並不只偏愛敘事俐落的作品。2016 年談阿比查邦《華麗之墓》，他注意夢境與現實交錯、醫院燈管的色彩，以及電影和當代藝術之間的往返。他把作品讀成關於泰國政治與土地的感情，並鼓勵反覆觀看。[13]

在他的評論裡，形式陌生、節奏緩慢的作品，也能使人對電影重新興奮。這份喜好日後仍須面對實際的發行條件：觀眾願意怎樣接近它們，一家公司又能承擔多少等待。

把臺灣電影帶出去

美昇告別之後，孫宗瀚與兩位電影工作者為發行《日常對話》共同成立鏡象電影。[14] 在 2017 年的柏林文章裡，他提到自己帶黃惠偵這部作品赴影展國際首映。到了同年九月，該片獲選代表臺灣報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時，新聞以「鏡象電影總監」身分訪問他。這段工作把他放到電影跨境流通的另一端：為臺灣作品尋找國際觀眾。[15, 16]

《日常對話》是黃惠偵面對母女關係的紀錄片。孫宗瀚在文章裡最重視的，是電影能讓觀眾從別人的家庭回頭思考自己；片子的意義不必被一個身分標籤包辦。[17] 這種理解也適合描述推廣工作的難處：國際影展需要一種可以辨識的介紹，作品卻總有超過介紹的部分。發行人得把電影放進可理解的脈

絡，同時替那些暫時難以概括的經驗保留空間。

文策院臺灣電影館的 2020 年市場資料，還留下另一個清楚紀錄：吳郁瑩執導的紀錄片《阿紫》，國際銷售欄列鏡象電影，聯絡人是 Tsung-han SUN。[18] 他在這個案子裡所處的位置，是把本地作品交到外國買家面前。

好威成立之後

好威映象有限公司於 2019 年 12 月 19 日完成設立登記，2020 年開始有清楚的院線發行紀錄。[19, 20] 名字來自孫宗瀚養的黃金獵犬。到了 2023 年，他與行銷夥伴余政洋在住家兼辦公室工作，整個團隊只有三人。[21] 一個會出現在國際影展與電影海報上的品牌，背後仍是相當小的工作單位。

2020 年《狂飆一夢》的正式工作名單，已將孫宗瀚列為行銷策略統籌，余政洋列在行銷宣傳團隊；該片的臺灣發行則是一顆星工作室。[22] 這份名單也留下兩人同案工作的紀錄，分別承擔策略與宣傳職務。

2020 年，孫宗瀚已把轉向內容開發的考量，連到串流平台全球整合、壓縮地方發行空間的壓力。[23]

[External image / 外部圖片] 婁燁電影《一部未完成的電影》的劇照。
好威映象發行的婁燁《一部未完成的電影》劇照。畫面是電影場景，並非孫宗瀚本人工作的紀錄。 圖片提供：好威映象；電影與劇照權利由原權利人保留 · 著作權由原來源及權利人保留；未標示開放授權。 · 圖片來源

讓一位導演的作品持續被看見

尤沃金提爾是理解孫宗瀚長期眼光的好入口。他早年經手《八月三十一日，我在奧斯陸》；後來《世界上最爛的人》於 2022 年在臺上映，又使這位挪威導演接觸到新的觀眾。[24, 25] 到同年九月，好威以《愛重奏》重映，把三部作品組成「奧斯陸三部曲」聯映。[26]

聯映改變了每部電影所處的位置。新片可以帶人回到舊作，舊作則使新片裡的城市、世代與成長問題有了更長的時間感。好威的宣傳將三部作品並置，讓導演的生涯成為可以被追看的東西。[27] 對觀眾而言，這提供了第一次看完之後的下一步；對片商而言，過往買進的作品也有再次被介紹的機會。

《墜惡真相》則展示另一種入口。好威為 2024 年 2 月 23 日上映所發出的文案，同時突出坎城、奧斯卡的辨識度，以及墜樓案、法庭攻防與婚姻關係。[28] 這是發行端對作品的定位，並非中性的影片摘要。它邀請觀眾先進入一個想知道真相的情境，再接近語言、性別與權力的問題。

從《怒火邊界》的影評，到這種發行實作，可以看見孫宗瀚一貫感興趣的接合處：電影的感官吸引力與它留下的疑難，可以一起被重視。

小眾觀眾如何成為實際的觀眾

2022 年談楊偉新的芭蕾舞紀錄片《舞徑》時，孫宗瀚提出很務實的判斷：舞蹈題材雖小，目標觀眾卻明確，若能持續放映並讓口碑累積，便有基本觀眾可找。[29]

這個想法指出了小片可以著力的地方：讓真正相關的人及時知道它正在上映。舞者、學習舞蹈的人與

關心教育的人，觀看同一部片可能各有理由。發行必須找到具體的接觸方式，才有辦法把題材上的關聯變成一次進場。

在 2024 年臺大電影節的公開分享裡，孫宗瀚把流程說得更完整。依主辦單位的側記，交易有時從未完成影片的劇照或片段開始；買片之後要洽談戲院、安排試片與宣傳，票房還須與戲院拆分。他也提到低薪與社群宣傳效力的變化。[30]

這些工作有不同的時間壓力。版權選擇可能必須在作品尚未完成時作出，宣傳卻要等到能說清楚賣點；觀眾口碑需要時間形成，戲院場次則持續受到實際售票情況牽動。小團隊若要同時照顧多部影片，花掉的不只是買片的錢，還包括有限的注意力。每一部願意帶進臺灣的電影，都會佔用後續一連串工作的時間。

《舞徑》的上映也需要前面的資源積累。相關報導記錄了導演的長期自費拍攝、後製補助與上映募資；這些是作品被完成、被送入市場的不同資源。[31] 孫宗瀚的發行工作接在這些投入之後。若只用首週票房描述成敗，容易看不見一部片在進戲院以前已經付出的勞動，也看不見離開院線以後仍可能持續的放映。

單佐龍與華語電影的另一條路

孫宗瀚與中國製片人單佐龍的合作，提供了另一種理解其職業網絡的方式。2021 年，單佐龍談 Minute 國際短片節時，說展映作品是由自己與孫宗瀚共同挑選；兩人依影展概念與對國際市場的理解，逐步組成多樣的節目。[32] 兩人的合作已有共同觀看與討論的基礎，後來延伸到臺灣的放映工作。

2023 年，好威舉辦「坎城短片選」。[33] 高雄市電影館的放映紀錄，列出畢贛《破碎太陽之心》、陳劍瑩《海邊升起一座懸崖》、黃樹立《當我望向你的時候》，三片合計 49 分鐘，同一張票觀看。[34] 對少有機會單獨進院線的短片來說，組成節目本身就是一道實務解答：它們獲得共同的場次、宣傳名稱與購票入口。

從節目組合看，奇幻敘事、災變想像與私人影像，在一段不長的時間裡相繼出現，使「中國青年導演」呈現為幾種相當不同的可能。

到了《一部未完成的電影》，國際影展、臺灣獎項與觀眾的移動，更直接在發行現場相遇。婁燁這部電影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片與最佳導演後，中國影迷在社群表達想看，臺灣影迷提議到金門放映。孫宗瀚告訴 BBC，好威於是接洽當地戲院，結果兩家都排片。記者另向金獅影城員工查問，確認上映首週就有中國旅客前來，並出現團體包場與旅行社代訂。[35]

影迷提出地點，片商再與戲院協調，才讓網路上的願望成為可購票的場次。這個例子顯示，買片之後仍須繼續辨認觀眾。

[External image / 外部圖片] 電影《青春末世物語》的劇照。
《青春末世物語》劇照。這部日本電影出現在孫宗瀚 2025 年談好威選片方向的回訪中。 圖片提供：好威映象；電影與劇照權利由原權利人保留 · 著作權由原來源及權利人保留；未標示開放授權。 · 圖片來源

一個品牌也要學會改變

好威的風格並非成立時一次決定。孫宗瀚在 2025 年回訪中，把前一年描述為建立片單辨識度的階段，接著更積極尋找藝術與商業的平衡。他從 blur 音樂電影遇到聽團觀眾，從《青春末世物語》看到影迷的力量；也明言，接觸 Threads 上的年輕影迷，會改變自己的買片選擇。[36]

觀眾的回饋因此成為下一張片單的參考，也讓鮮明的品牌保留調整空間。

2026 年秋天的好威發行資料，仍可見對特定作者的持續關注。《紐約藝術家的性與愛》由盧雷卡斯楚執導，宣傳沿用觀眾對《世紀末遇見你》的記憶；《紐約攝影師的日與夜》則出自《愛情轉移》導演艾拉薩克斯。前者預定 10 月 8 日上映，後者預定 10 月 16 日上映，都是本文整理時的已公布檔期。[37, 38]

這兩個臺灣片名也值得看。相較於 Drunken Noodles 與 Peter Hujar’s Day，它們都把紐約、藝術工作者與親密生活放到觀眾第一眼能辨識的位置。這些發行文本顯示，影片需要在本地語言裡重新得到一個邀請觀眾靠近的方式。

品牌的連續性因而有兩個方向。一邊是記住曾經支持的作者，讓舊觀眾知道這次可以接著看什麼；另一邊是更換介紹方式，容許原本不屬於核心影迷圈的人進來。兩者如何分配，每一部片都得重新決定。

從發行延伸到開發

好威的公開工作，也逐漸觸及作品完成之前。這一面可以從兩個性質不同的案子看清楚。

李鴻其執導的《愛是一把槍》，在文策院臺灣電影館的資料中，由好威與孫宗瀚擔任銷售聯絡，尋求國際發行與影展放映；製片欄另列單佐龍。[39] 同片在 2023 年獲核定新臺幣 80 萬元的國內行銷補助，受補助者是好威。[40] 補助用途明列為行銷宣傳活動。

《LUMA》則是開發端的實例。2025 年，好威獲核定 60 萬元企劃及劇本開發補助；文策院項目頁將好威列為三家製作公司之一，導演為 Aephie Chen，製片為 Hikaru Toda，狀態仍列前期製作。[41, 42] 從選擇一部已可觀看的影片，到協助尚在成形的計畫，承擔的是不同的不確定性。後者還沒有票房可以判斷，甚至仍須讓合作方相信這部電影值得被做出來。

這些紀錄讓好威的經濟結構稍微清晰：除了外片代理與本地行銷，也有國際銷售、開發合作，以及針對特定工作的公共資源。它們卻不足以拼出一張公司損益表。買片成本、團隊薪資、各項收入比例與孫宗瀚的個人所得，仍無從由公開片單推算。小公司有值得辨識的風格，不代表它的生活已經免於現金與時間的壓力。

2023 年受訪時，他描述跑影展的密集看片與社交，也提到在臺灣因聯絡海外賣家而夜間工作。[43] 跨國發行也支配著他的作息。

還願意替下一部電影工作

這種職業最具體的價值，往往留在一個看似微小的「接下來」。看完《世界上最爛的人》的觀眾，還能往回追提爾；一部芭蕾紀錄片，試著讓相關觀眾持續談論它；想看婁燁的影迷，得到一個可以前往的場次。這些結果的規模不一，也沒有哪一個足以替所有商業風險作保，但它們使選片的偏好落到了現實。

因此，他對電影的投入，最後仍要回到與他人相處的能力。觀眾會改變，戲院有自己的限制，創作者需要支持，夥伴得一起完成許多細碎工作。孫宗瀚的眼光在這些關係裡受到測試，也有機會被修正。好威能持續成為怎樣的公司，取決於這套工作是否還能替下一部他在意的電影，找到一次真正發生的觀看。

注釋

1. POLYSH，無日期，孫宗瀚作者簡介。作者自介列出生地、學位與早期職銜。↩
2. 《500輯》，2025年5月18日，孫宗瀚 電影讓觀眾對於危機有更多想法。採訪／500輯，文字／孫宗瀚。↩
3. 孫宗瀚／POLYSH，2015年10月30日，電影導讀 與邪惡共存 導演丹尼維勒納夫新作怒火邊界。個人影評及工作回憶。↩
4. 孫宗瀚／POLYSH，2017年1月9日，電影狂的恣意嬉戲 從樂來越愛你的影像致敬談起。↩
5. POLYSH，無日期，孫宗瀚作者簡介。作者自介列出生地、學位與早期職銜。↩
6. 孫宗瀚／POLYSH，2017年4月25日，因此拍攝 仍在繼續中 從2017柏林影展的幾部酷兒電影談起。↩
7. cacao可口雜誌，2020年8月18日，孫宗瀚 從電影發行商到電影監製。採訪Kuo sinsin、文字康樂。生涯轉折依本人回憶。↩
8. 林亞璇／《500輯》，2023年10月12日，好威映象孫宗瀚 只流行一種電影 世界會太無聊。↩
9. cacao可口雜誌，2020年8月18日，孫宗瀚 從電影發行商到電影監製。採訪Kuo sinsin、文字康樂。生涯轉折依本人回憶。↩
10. 孫宗瀚／POLYSH，2015年10月30日，電影導讀 與邪惡共存 導演丹尼維勒納夫新作怒火邊界。個人影評及工作回憶。↩
11. 孫宗瀚／POLYSH，2015年10月30日，電影導讀 與邪惡共存 導演丹尼維勒納夫新作怒火邊界。個人影評及工作回憶。↩
12. 孫宗瀚／POLYSH，2017年1月9日，電影狂的恣意嬉戲 從樂來越愛你的影像致敬談起。↩
13. 孫宗瀚／POLYSH，2016年4月26日，給祖國的戀戀箴言 談阿比查邦新作華麗之墓。↩
14. cacao可口雜誌，2020年8月18日，孫宗瀚 從電影發行商到電影監製。採訪Kuo sinsin、文字康樂。生涯轉折依本人回憶。↩
15. 孫宗瀚／POLYSH，2017年4月25日，因此拍攝 仍在繼續中 從2017柏林影展的幾部酷兒電影談起。↩
16. 謝孟穎／Yahoo新聞轉載，2017年9月21日，台灣同志紀錄片前進奧斯卡。報導以鏡象電影總監身分訪問孫宗瀚；「代表報名」不等於入圍奧斯卡。↩
17. 孫宗瀚／POLYSH，2017年4月25日，因此拍攝 仍在繼續中 從2017柏林影展的幾部酷兒電影談起。↩

18. 文策院臺灣電影館，2020年市場資料，The Good Daughter 阿紫。國際銷售聯絡與影片製作署名分列。↩
19. 經濟部，2020年1月10日製表，108年12月公司設立登記清冊。第29頁，第674筆。核准設立為2019年12月19日；與訪談概稱2020年成立的時間精度不同。↩
20. WOWSCREEN，影片資料，熱帶雨。列好威發行、2020年1月31日在臺上映。↩
21. 林亞璇／《500輯》，2023年10月12日，好威映象孫宗瀚 只流行一種電影 世界會太無聊。↩
22.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，影片資料，狂飆一夢 製作與發行資訊。分列行銷策略統籌、行銷宣傳及臺灣區發行。↩
23. cacao可口雜誌，2020年8月18日，孫宗瀚 從電影發行商到電影監製。採訪Kuo sinsin、文字康樂。生涯轉折依本人回憶。↩
24. 林亞璇／《500輯》，2023年10月12日，好威映象孫宗瀚 只流行一種電影 世界會太無聊。↩
25. 好威映象，2022年宣傳資料，世界上最爛的人 官方預告。宣傳2月18日在臺上映。↩
26. 好威映象供稿／中央社好生活，2022年8月29日，15週年重返大銀幕 愛重奏9月2日奧斯陸三部曲全台聯映。片商發行公告，非中央社獨立影評。↩
27. 好威映象供稿／中央社好生活，2022年8月29日，15週年重返大銀幕 愛重奏9月2日奧斯陸三部曲全台聯映。片商發行公告，非中央社獨立影評。↩
28. 好威映象供稿／中央社好生活，2024年1月31日，墜惡真相 奧斯卡最佳影片五項提名。片商上映公告與宣傳文案。↩
29. 祁玲／鏡週刊，2022年9月20日，舞徑 題材小眾但受眾明確。訪問孫宗瀚對受眾與持續放映的判斷。↩
30. 張鈺玟／臺大電影節，2024年6月21日，孫宗瀚講座側記。講座日期為2024年4月24日。↩
31. 祁玲／鏡週刊，2022年9月24日，舞徑交織三世代故事 聚焦台灣芭蕾舞者逆境逐夢。導演與影片的資金來源，不等同孫宗瀚或好威投入。↩
32. 影視產業觀察／鳳凰網，2021年12月10日，單佐龍與Minute國際短片節。單佐龍訪談，直接說明與孫宗瀚共同選片。↩
33. 林亞璇／《500輯》，2023年10月12日，好威映象孫宗瀚 只流行一種電影 世界會太無聊。↩
34. 高雄市電影館，2023年7月，坎城75th短片選。場館節目、片長與票務紀錄。↩
35. 蔣宜婷／BBC中文，TNL轉載，2025年2月23日，十公里外的自由 金門如何成為中國敏感電影的觀影天堂。↩
36. 《500輯》，2025年5月18日，孫宗瀚 電影讓觀眾對於危機有更多想法。採訪／500輯，文字／孫宗瀚。↩
37. 好威映象供稿／中央社好生活，2026年9月22日，紐約藝術家的性與愛 10月8日上映公告。本文整理時尚未上映。↩
38. 好威映象供稿／中央社好生活，2026年10月1日，紐約攝影師的日與夜 10月16日正式上映。本文整理時尚未上映。↩

39. 文策院臺灣電影館，項目資料，LOVE IS A GUN 愛是一把槍。製片、製作公司與銷售聯絡分列。↩

40.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，112年度截至第4季，公款補助國內團體情形季報表。第10頁，2023年11月29日核准《愛是一把槍》國內行銷補助80萬元。補助額不等於總預算、拍攝投資或公司獲利。↩

41.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，114年度截至第3季，公款補助國內團體情形季報表。第4頁，2025年8月1日核准《Luma》企劃及劇本開發補助60萬元。↩

42. 文策院臺灣電影館，項目資料，LUMA。2026年10月查閱仍列前期製作；公司製作身分不等於孫宗瀚個人製片署名。↩

43. 林亞璇／《500輯》，2023年10月12日，好威映象孫宗瀚 只流行一種電影 世界會太無聊。↩